

格萨尔在甘孜·韩晓红 专栏

格萨尔文明探索之旅(三)



对格萨尔史诗的弘扬过程,就是游客对格萨尔史诗亲睐的过程,无数的格萨尔史诗未解之谜,等待有识之士深入其中,渐次解密。而这一艰难的过程,正是游客与之相随相伴的过程。

再现格萨尔史诗所描绘的时代、还原其面貌,是热爱格萨尔史诗文化的人们不懈努力的方向,也是探寻格萨尔史诗文明所贡献于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方向。

诚然,游客需要我们展示格萨尔史诗文化的背景材料、物象、文本,渐次推出无人不晓的不朽形象。

史诗是值得一个民族骄傲的文化元素,也是这个民族步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所以,世界上众多的民族都对史诗文化非常重视,如一提及希腊,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一提到印度,人们就会很自然地想到《摩珂婆罗多》、《罗摩衍那》,一提到古巴比伦,就会想到《吉尔伽美什》。

因此,作为被世人誉为“东方伊利亚特”的格萨尔史诗,自然会引来众多游客的高度关注和青睐,自然会成为人们前往考察研究的重要文化元素。人们对格萨尔史诗这种富有家园文化魅力的神话仪式报以热情,并试图走进这种“社会记忆”,了解史诗在传承历史和传统、构建族群认同中所彰显的作用。

如史诗中是这样描述团圆喜悦场面的:“在上白岭的大地上,天上青云如华盖,地下龙公龙母合掌致敬,空中吉祥花雨霏霏。岭国大地又成为人们神往的福地——羔羊嬉戏的乐园黄河腹地,吉庆的祥光充盈白岭六谷地……在多达垅的三岔口,欢乐和幸福相聚在一起,人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一起,离乡的和居家的聚首团圆,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译文引自马岱川、扎西东珠:《格萨尔·辛巴与丹玛》,电子版第11页)这样的喜悦场景与高原族群的生活习俗高度吻合,这样的生活习俗自然也受游客喜爱和积极参与。

再如,“这洋日石山之下黄河湾,乃幸福安乐如意吉祥园。圣洁白岭国各色大部落,如五谷稼禾飘香饱满,神圣之源如同白绸缎。”(译文引自扎西东珠、马岱川:《格萨尔·岭众煨桑祈福》)“黄河畔的圣谷碧玉池,都说白岭国的权势大;玛杰奔日雪山之高峰,都说形貌雄姿似佛塔;岭国雄狮大王的宫殿,都说像东方不动佛刹;圣洁之雪融水似乳汁,都说浴之罪孽可净化;河源之水调制的药丸,都说食之益身驱病魔。岭国大地无论是何处,谁见了都倾心热爱地。”(译文引自扎西东珠、马岱川:《格萨尔·岭众煨桑祈福》,电子版第127-128页)

从这些诗词中可以体会到一个族群童年时代的产物。通过幻想记录下来的早期社会形态,这样的文化元素正好迎合游客好奇、关注心理的需求,自然也就成为发展旅游业的重要元素之一。格萨尔旅游文化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旅游学科基础上形成的,在旅游学科中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其研究主体是格萨尔史诗文化中的旅游元素。旅游活动具有综合性特征,因此,其它学科的研究都会对旅游学科的研究产生影响,格萨尔旅游文化学在格萨尔史诗文化富集区同样具有这种作用和影响,这一研究对该地区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背新娘

贵羌天渡河谷被遗忘的部落(下)

■黄能贵 文图

A 赶马帮

贵羌(琼)人生活在大渡河峡谷里。羊肠小道,悬崖绝壁,陡峭难行,人们生产生活用品的运输和物资交易必须依靠人背和马驮。人背的工具是背兜加勒皮;马驮的工具是马匹。驮运前,要对马匹进行装饰,给马配上马嚼、缠头、襟胸、鞍架、垫子、缰绳、秋珠、秋棍、铃铛、马掌等,装配齐全才能使马驮运。马夫三五结伴,互相照顾称马帮。赶马人叫驮脚娃。马背上的驮货叫驮子。物资叫脚货。马的膘丰越能驮运,打扮越好更显示赶马人的素质。马帮的人数多少气质如何都显示本帮的品行,人好马好铃声响,马帮生意也就好。当然马帮规矩多,口语多,忌讳多,这也体现马帮的素质。马帮延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B 宗教信仰

贵羌(琼)人信公巴(苯教),山有山神水有水神树有神树,什么都讲神,也以正为神以斜为鬼。公巴就是羌族的释比汉族的神汉,念经辞诵、请神驱邪、择日择时迎亲修建、撤旧安葬都由公巴或端公来办理(也有喇嘛的)。贵羌(琼)人相信世代轮回,善恶有报,家神供奉天地君亲师神位,讲天文地理阴阳风水,以白为神为洁净吉祥,以黑为恶为凶为斜,转山、进庙(寺),节日与羌人同。

贵羌(琼)人规矩多,如长辈说话小辈不能插言,男人说话女人不能参言,长辈走前小辈走后,男人走前女人走后,公公不能与媳妇同板凳坐,吃不言睡不语,夜晚女人不能进别户,双身人不能抱别家小孩,穿戴白色不能进新房。失家之人忌讳更多。



▲迎门三杯

C 贵琼古道

贵琼古道分商道、烟道。商道(只谈贵琼地)有两条:一条从安乐山村的降龙庙经太阳沟,进四湾到嘉靖河坝,转擦道,过枇杷湾施家河坝,由州河坝进入鱼通;另一条从四湾分道进五里沟,转擦道上岩州。岩州古道是唐代时开通的茶马古道,明代由朝廷拨款加宽修成官道。明代在岩州建茶马互市,设岩州军卫,把雅州茶从雅州或碛门(紫石关)运到岩州与藏民进行交易。雅州茶到岩州后可从穴州渡竹壳溜索桥至停商坪(鸳鸯坝),出炉关运到朵甘(德格)进乌斯藏,当时康定没有设市(任乃强《民国川边游踪·泸定考察记》);还可经岩州翻马呷梁子到赶羊沟、鹅包、前溪、初扎、高乌、麦茶到新街(阿坝小金县城),过新街进入保兴和威州。烟道,因鸦片战争后罂粟种植传播到鱼通,从鱼通顺大渡河谷的岩州—穴州—时济—江嘴—一塔塔—长岩窝—箭窝—灵关寨—城门洞进新街。新街在民国时期是贵羌(琼)人赶烟会的地方。另大渡河上游东路也是烟道。建国后禁烟,烟道逐步冷清,现在多已荒废。



档案钩沉·民国篇 甘孜州档案局 甘孜日报社 联办

康定城屡禁不绝的鸦片烟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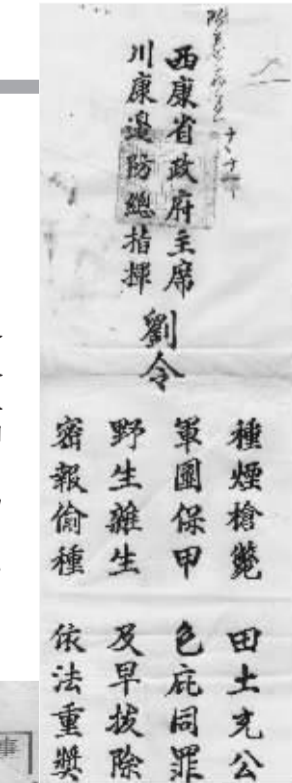
■甘孜州档案局提供资料 贺先枣 整理

自从鸦片战争以后,鸦片烟对中国的危害日益加重。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年间,禁烟的呼声一直不断。但是,鸦片烟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禁绝。旧社会的康定城,公开和暗里开设的鸦片烟馆遍布大街小巷,烟民众多,鸦片烟生意一直兴旺。解放以前,康定从没有断绝过的禁烟运动,成为了一出久演不息的闹剧。当政者一面高喊禁烟,一面却动用武装保护鸦片烟的运送和买卖。真正禁绝了鸦片烟,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1952年初,人民政府一声令下,到了年底,鸦片烟就在康定城里绝迹。

这一组档案是在民国年间不同年代的禁烟令,有的出自于四川省、西康省,有的出于县政府;有的以布告形式,有的以条告的形式,内容不拘长短,都在强调禁烟。此外,还有洋酒酒的禁烟条例、禁烟办法,有“落实到人头”的“戒烟”保证和担保。面对当年的这些“认真、严肃”,今天的我们不由得发出轻轻的叹息。



甘孜州档案名录(总第十四期)



川西康省防总指挥 刘令

五色海

—第751期—